

作文本里的秘密通道

永州市零陵区大庆坪乡湾夫完小 杨赞

“老师,你说话像做报告。”一个男孩喊道,全班哄堂大笑。这是我的第一堂课,作为曾经教育局的公认的“大才子”,站上这方讲台,我引以为傲的语言彻底失效。真正让我找到路的,是孩子们的作文本。

第一次收上来,我愣住了。有的只写三五行,有的错别字连篇,有的句子颠三倒四。红笔悬在半空,我忽然觉得,自己写了千万字材料,却不知怎么教他们写第一句。

我没打叉。那个只写三行的孩子,我批:“你写了三行,比不写多三行。明天把晚饭吃了什么告

诉我,这就是作文。”第二天他交了五行。一个学期后,他写奶奶的手:“手上全是口子,像干裂的田。”我在旁边画了个竖大拇指的小人。

那个写“妈妈很辛苦”的女孩,我没改错字,只写了一行:“‘幸’是有福气,‘辛’是流汗水,你说妈妈是哪个?”她第二天工工整整写了“辛苦”,旁边加了一句:“妈妈两样都有。”

有孩子写:“我的爸爸力气很大,像头牛。”我批:“观察细致,不过当面称呼时请谨慎。”他扑哧笑了。另一个写:“帮奶奶喂鸡,鸡跑了,我追了一下午。”我批:“鸡

跑得比你快,还是你故意追着玩?下次写清楚,老师也想笑。”作文本发下去,教室里笑声此起彼伏。渐渐地,他们开始盼着发作文本,有人偷偷翻到评语那页先看。作文本,成了我们之间最快乐的秘密通道。

最触动我的,是一个男孩写的《我的老师》:“杨老师以前在教育局上班,管着好多学校呢。现在是我们最爱的孩子王。他说,山外面的世界很大,靠电脑连接;山里面的世界也很精彩,靠我们的大脑创造。我们村里娃的脑子,只要肯努力,一点儿也不比城里的差。”

我一直以为是我在教他们写作文。后来才懂得,是作文本教会了我——错别字也好,语句不通也好,那都是真实的他们。教育不是先把孩子变成标准答案,而是蹲下身来,先看见他们本来的样子。从改错字到读懂字后面的心,他们爱上的是表达,我找回的是初心。



盛夏的风穿过走廊,三年的初中时光悄然落幕。毕业这天,我对相伴三年的少年们说:“别怕,只有再见,才能再见。”

小凯是我带了三年的学生,典型的调皮少年,课堂上总爱走神打闹,是办公室的“常客”。我一直以为,这样的孩子对离别从不会放在心上。

毕业典礼后,学生匆匆离校。我整理办公室时,发现角落躺着一块黑色手表——是小凯常年佩戴的那块。我联系他妈妈,回复说:“小凯要自己回来拿。”我有些意外,校园早已人去楼空,酷暑炎炎,没人愿意再折返。

十几分钟后,一阵脚步声从楼下传来。小凯气喘吁吁跑上楼,额前沾着汗珠,眉眼间依旧是少年独有的鲜活。他站在门口,看到眼眶微红的我,没有客套,只是弯起眉眼:“老师,我回来拿手表。”我把手表递给他,他认真戴好,转身要走时又回头:“老师,我们这不就是再见了吗。”

短短一句话,瞬间击穿了我心底所有的离愁。原来,这个调皮少年从来都懂离别,从来都惜相逢。他折返校园,看似为了一块手表,实则是奔赴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温柔重逢。

我恍然读懂了青春期的孩子——看似桀骜不拘,实则柔软重情。

目送他笑着离去,阳光落在他的挺拔的背影上。从教数载,我见过无数次离别,却第一次被这样简单纯粹的重逢深深打动。原来教育最动人的风景,从来不是耀眼的荣誉,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里,悄然生长的双向奔赴。



扫码看更多

43个签名,一生初心

南县明山头镇中心小学 周融

整理办公室书柜时,一本泛黄磨损的《绝境狼王·星梯的召唤》总能勾起我心底最柔软的记忆。扉页上43个稚嫩歪斜的签名,夹杂着孩童手绘的松树与狼,落款日期定格在2014年11月27日。

那年大三,我赴永顺县红石林镇九年制学校实习,接手四年级43名寄宿孩童。深山校园条件艰苦,停水断电、交通闭塞是常态。班里大多是留守儿童,家境困难,格外懂事。有个小男孩每周仅有十元生活费,平日分文不花,周五悉数取出,买上零食,全数留给家中弟妹。深山十月寒意凛冽,宿舍

没有热水,孩子们寒冬夜里仍用冷水洗漱,却依旧终日嬉笑打闹、向阳成长,质朴的模样深深触动了我们。

实习两个月,我朝夕陪伴孩子们早读、上课、跑操、就餐,以自身求学经历勉励他们不惧困苦、逐梦前行。一个午后,有孩子拦住我:“周老师,能不能在我的书上签个名?”紧接着,全班学生排起了长队。我边签边开玩笑:“拿到我的签名,可要永远记得我。”孩子们齐声应答:“我们会永远记得周老师。”

我只当是孩童天真的玩笑。可实习临别时,班长代表全班送了我这本课外书。翻开扉

页,满满一页43个大小不一的签名映入眼帘,我瞬间热泪盈眶。我不过是尽了实习生的本分,孩子们却用最质朴的方式,把一份沉甸甸的真心交到了我的手上。

这份特殊的礼物,在我心中埋下了深耕乡村教育的种子。毕业后,我放弃大城市的机会,毅然回到家乡南县明山头镇,扎根乡村校园。十余年间,我从任课教师一步步成长为校长,岗位在变、担子愈重,时常被学校管理、家校沟通等琐事缠身,倍感疲惫迷茫。

每每此时,我便翻开这本旧书。看着熟悉的稚嫩签名,我便重拾初心。如今我深谙,教育家精神从不在高远的口号里,而在乡村教育的细碎日常中。

旧歌未了,温暖长存

桑植县萃英学校 王彦勇

二十五年前那首歌。歌声虽谈不上嘹亮动听,感情却十分真挚。

唱着唱着,我的思绪飞到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十分偏僻,却令我终生难忘的农村中学。那时学校条件很差,老师住房和学生宿舍连在一幢老式木楼里,供电不足,老师们常点着蜡烛办公。可就在那样的环境里,我和学生们一起唱歌、打球、打扫清洁区、雨中野炊,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快乐。

最难忘那个早自习,班长陈海霞突然举手,指着图画书轻声问我最喜欢七种颜色中的哪种。我随口说道:“红色比较

鲜艳,紫色比较凝重……”没想到第二天早上,她和几位同学捧着盆紫色的塑料百合花放在我办公桌上,花间有张纸条写着:“老师,这是我们57班全体同学每人出两角钱买的花,送给您。本想买红色的,但花店只有紫色的……”没看完纸条,我已泪眼朦胧。

还有一次,我咽喉发炎,声音嘶哑。下午上课前,一个平时话不多的同学双手托着小纸包站在办公室门口:“老师,您感冒了,给您感冒药……”我捧起纸包,泪水再次光顾眼眶。

身为人师,幸福真的很简单。